

周末散文大世界丛书系列

子夜情话

徐联 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徐联
编

子
夜
情
话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3·成都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胡大权 杨 枫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子夜情话 定价4.60元

编 者 徐 联 ISBN7—5411—1025—4/I·948

1993年6月 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数1—15000册

黑森公司照排部照排 印张6.75 字数114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目 录

第一辑 难忘初恋

小 小	胡 红一(3)
牵挂女孩	张 莹(7)
人约黄昏后	沙 沙(10)
奇特的约会	诸纪红(14)
不说将来	谢文艺(17)
办公室里的罗曼史	徐 茂(20)
那些个秋夜	王鸣光(22)
山村的“小北京”	王俊生(25)
我没有周末	高凤池(28)
偶尔回忆	张 宏(30)
那一夜	梁 坪(33)
埋在心底的情思	余一石(36)
永远的偶像	杨鲁勇(39)
爱情的“黑栅栏”	晓 敏(42)

永远的美好	野百合(46)
青春的忏悔	李振华(50)

第二辑 家庭三味

黄昏恋结	黄宗江(56)
结不结婚	花 悠(59)
我想有个家	王 建(62)
婚后乐	邱闻茹(65)
两地分居	王晓洁(69)
我女儿一语惊人	刘林平(73)
不必奇怪	许大立(76)
那难等的电话	蔡 光(79)
情人卡	殷慧芳(82)
期 望	邱远之(85)
爱情的“保姆与长工”	尔 雅(88)
同命相怜	任思淑(91)
先生不在家的日子	杨 子(94)
伴读杂记	徐城北(97)
丈夫和他的酒友们	张 伶(100)
几乎死在歌声里	邵 明(103)
怀 念	尹学芸(105)

第三辑 男子汉沙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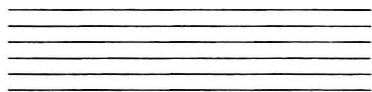
经常对妻子说声我爱你·····	流水(111)
无 题·····	李 萍(113)
都市的男人·····	肖复兴(116)
十年一个电话·····	马 平(120)
我不像男子汉·····	梅承鼎(123)
不会褪色的感觉·····	成 州(126)
徘徊在壮美与卑微之间·····	范亚翔(129)
寂寞的电话·····	李文华(131)
和女孩握手·····	谢春池(134)
住办公室·····	黄开发(137)
我不当“男子汉”·····	红 征(140)
最爱是谁·····	何一东(142)
老朋友是酒·····	肖复兴(145)
初为人父·····	张 波(149)
哎,男人的眼睛·····	徐 鸣(151)

第四辑 女人随想

我不想温柔·····	简 云(155)
岁月走成圆圆脚步·····	周小姪(157)

尽在不言中·····	亦 然(160)
女人的夜·····	宋晓琪(163)
飞嫁到中国·····	玛丽(美国)(166)
她改变了一条汉子·····	王小鹰(168)
有一种男人如今已经很少·····	吴建芳(173)
如雷鼾声·····	赵秀娟(175)
丈夫不在的日子里·····	道 子(178)
美丽的心情·····	孟 犁(181)
午夜钟声·····	赵 玫(184)
自画像·····	斯 抒(187)
也是叹息·····	斯 抒(192)
致一个真诚的男孩·····	欣 然(195)
假如我有房子·····	郭凤英(198)
怕 玩·····	马 莉(200)
吻 情·····	周 熠(203)
千种女人千般滋味·····	宋晓琪(206)
一个人看电影·····	马越云(209)

难忘初恋



第一辑

小 小

胡红一 ●

小小是邻居家的小女孩。

小小见了俺爹，喊哥。见了俺娘，喊嫂子。俺爹娘便令我，喊她“俺小姑”。俺那山旮旯里，极讲究辈份的。

小小俺俩是一年的人。大了。瞅着脸黄皮糙的小小，我不喊“俺小姑”，喊“小小——你个小黄毛丫头。”爹娘怪我辱没了辈份，顺手把我放倒，顷刻间，我被打得吱哇乱叫。以后，嘴上服了，心里憋屈，四瞅无人，就扯旗放炮地冲她唱：小眼眯，摸灯戏，掉进河里淹死你……

小小两眼细小，跟指甲掐道缝似的。唱完了，我立一边咧嘴刻毒地笑。她那两只瘦肩膀，一耸一耸的，用手去捂脸。小小的哭和笑，永远是无声的，分贝为零。

不久，村里分了责任田，每户都种西瓜。娘说，这恁大个瓜让城里人吃，能给块把钱；自个吃，一泡尿就完了。就逐个给瓜们标号登记。

那天，两家的大人进城卖瓜去了。我和小小把门一锁，奔向瓜地，翻身做了主人。晌午，日头很毒。

小小说，咱扮家家吧。

小小说，咱打瞎驴吧。

小小说，你到底咋着啦。

我双眼紧闭，牙关紧咬，瘫在地上。小小叫着，泪出来了，脸上像盛开着两朵墨菊。醒来时，小小正揽着我，手掏瓜瓤往我嘴里送。小小还羞我，说我抱着她直喊娘。我红着脸死活不肯承认……当晚，小小身上就多了几朵梅花状的指甲掐痕，小小给我吃的，是她娘精心培育的瓜种。

上学后，小小攒了钱就朝书店里扔。我俩守一堆书画，读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说，你瞅着吧，往后咱也当作家。当上了作家，先写你个小小小。她便红了脸，美气得小鼻子小眼睛齐朝一堆儿跑。小小笑起来，满口的小牙可白可整齐啦。

有一天，小小突然把那堆书画撕了。见了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尽使小性子，说，不稀罕我成天价去找她。我一下子懵啦，只有每天读书做功课，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

被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录取后，小小才跑来找我。小小手捧那页粗纸大字的通知书，肩膀一耸一耸，忙用手去捂脸。半晌才字脉不清地说……噢，中啦。

我打点行装去一座城市读书。小小便辍学回家，龙行凤走地学起针线活……瞅见我那被罩枕巾上，鲜活水灵的红花绿草，有人问是谁绣的呀，我说人家小小噢。又问小小是谁呀，我就不说她是“俺小姑”，我说一个同龄的女孩噢。于是，宿舍里的男生们，双眼放光，齐声欢呼：不妙，你中了“共军”的奸计啦。

寒假回家，再见到小小，我愣了。她的脸上桃红李白，杏眼顾盼神飞，身上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像一篇耐读的散文。我们俩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了半夜闲话，直到鸡叫时，她爹起床撒尿，冲这屋深沉地咳嗽……

暑假里，小小憔悴了许多。说家里为她提门亲，那人是军官，将来能带家属的……我说，往后你可享大福啦。小小低头，肩膀耸着，捂脸的手，半天也不放下来。我还想说点啥，当院里，她爹又开始咳嗽。

临毕业的那个寒假，我回到家，天色已晚。爹随娘串门去了，家里空落落的。我正就着昏黄的灯火，呆坐着愣神，小小来了。

小小锅上一把锅下一把，给我做好饭，就立一边，翻那本哲学书。翻着翻着，小小的脸红了。小小说：昨夜我梦见咱看瓜去了。你还让我叫你哥哥，我偏大声喊

你是小弟弟，你就拉着用手挠我的痒痒筋。我笑醒了，枕巾也湿了……叙述的过程中，小小始终在笑。

我说，梦不是真实的。咋讲您也是“俺小姑”呀，这是辈份，对吧小姑？小小手里的书，吧嗒掉地上了，她弯腰捡起，放回原处。她说，你的领口少只扣子。她又说，那我走啦。小小停一会儿，细腰扭摆着往外走……

这期间，我一直将自己隐约于迷朦的灯影里。其实，小小再多停一秒，我没准会像儿时那样，上前拥着她。她说：小小你个小黄毛，咱俩，咋梦到一块儿去了哩。

娘说，小小“出门”那天，雪下得正紧。她跟着“俺小姑夫”，在雪地里一走一仄歪。身后，一队披红挂彩的吹鼓手，迎着无声的飞雪，紧跟紧随，响器里，吹打出极好听的动静。

娘还说，小小踏雪疾走时，脖子梗着，屁股扭着，肩膀耸着，还双手捂着个脸——娘补充说，“俺小姑”那是喜哩，找恁中意的女婿，搁谁谁不喜哟。

娘极富文学才能地叙述这一切时，我的双颊滑落两串泪蛋子。我脸上笑着，转过身轻轻擦着。那会儿，雪早停了，阳光显得很刺眼……娘她没瞧见这一切。

牵挂女孩

张 莹 ●

告别大学时，在校门口对你说，写信来。你点头，慢慢伸出手与我握别，我从你温凉的掌心里感觉到了浓浓的一种心情。

但你一直没有信来，像只风筝，在飘出我的视线后，线便断了，我知道这是你的性格。

在那些平淡的日子里，你每日微笑着从我们身旁走过，那飘逸洒脱的背影透出满身的自信，我们都以为你过得挺快乐。

那次我们几个男孩子骑车去百里之外的采石矶，你坚决吵着跟去，一路上不免让我们提心吊胆地不离你左右，你很恼火，故意骑得飞快，一头秀发在脑后飘起来，潇洒极了。回来的时候，天开始落雨，路上你不声

不响咬牙切齿地骑，当我们一身透湿地回到学校时已近午夜，你道了声晚安便去敲女生宿舍大楼的门，我们都站在雨里，愣愣地看你，心里想，这女孩绝了。

我们就此知道你要强得要命。

那时候，崔健在校园里是很响的名字，我们整天在洗室里用最大的音量唱他的《一无所有》。再见到你，你说，你们男孩真幸福，能唱崔健。我说你想唱也行啊。你笑了，说听听还可以，唱不了。过了一会儿你又说：“其实挺想喊几声。”我没在意，想喊就喊呗，反正大家都很疯狂，都“自主”得可以。

但我事后想你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果然，那个傍晚在红海酒吧你自斟自饮的情景让进门的我大吃一惊。我走过去，坐下。你有些被人识破后的惊慌，但很快平静下来，我们之间就有了第一次心与心的交流。

你说：“寂寞得很，出来坐坐。”我望着你，没吱声。你把脸埋在手掌里，搓了一把，说你能不能理解一个各方面都比别人强却始终找不到依附的女孩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你很苦？”我问。你点点头。

你说别看我一天到晚嘻嘻哈哈，那是面具，每晚躺在床上，把许多的心情翻出来，慢慢地揣摩，酸得很。在向招待又要了一杯酒后，你问：“我是不是过于清高了点？”我说没有的事，大家都说你挺好，很要强。“可我找不到爱情，”你低着头，“其实我并未企求太多，只想在

我累的时候能有人喊一声我的名字……但没有。”我说你喝醉了。你摇摇头，说：“还记得那次去采石矶吧，冒雨回到学校时，我心里软软地直想哭，可在女生楼下硬是没人说一句‘我送你上去’……你们男人——”你没说完，用一口通化红葡萄酒盖住了下面的内容。

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离开江南后，时时牵挂着杳无音讯的你，知道你很要强，也知道你内心很柔弱，暗暗祷告着你如今已拥有一块能够容你尽情流泪的天空，有一个强健而又宽大的胸怀替你遮挡着来自每一个方面的风雨。不知如愿否？

前日里收到一封陌生的远方信函，一位叫梅子的女孩又叫我想起了你。她很像你，高傲的外表下是一颗柔弱的心灵。

是否所有洒脱的女性背后都是种种难言的怅然呢？我不知道，但我但愿不是。现在，阳光下我伸出手去，如果你正在悄然回首，那这就是我遥遥的牵挂与祝福。

风中，我又看到你高高飘起的秀发……那真的很潇洒。

人约黄昏后

沙 沙 ●

我的初恋，犹若一湾蓄满温馨的小溪，平淡无奇。既缺少大起大落的波折，也无少女初涉爱河时的狂热。可是，于平淡中，我体味到无法言喻的快乐、轻松。

一切都发生在灿烂的夏天。那时，我已经到了和异性在花前月下窃窃私语的年龄。虽然也得到男孩子的垂青，但对他们的殷勤，我坚定地紧紧关闭心扉。因为这些年龄与我一般大的男孩子，幼稚与肤浅让人遗憾。而对“老三届”，我却怀着一种崇拜、敬重之情。以至于将此作为择偶条件。总以为，这一代人经历过太多的生活磨难，几乎每人都有一份沉甸甸的人生阅历。比起我的同龄人的浮躁，更具成熟的美。我希望从未来的恋人那里，获得的不仅是炽热的男女之爱，他应该既是兄